



HS1102 版權所有

文／花蓮教會 林恩智（本名林有智）

生死邊緣蒙主拯救

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，以困苦給你當水，
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；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。



信仰
專欄
蒙恩見證

哈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耶和華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給你們；必然興起，好憐憫你們。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；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！百姓必在錫安、在耶路撒冷居住；你不再哭泣。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給你；祂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。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，以困苦給你當水，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；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：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間（賽三十18-21）。

感謝主，主是聽人禱告的主，是好憐憫、施恩給哀求者的神。在加護病房當我有意識時，就不斷地流淚向主懇求，若我這無用的器皿還有可用之處，求主將我的生命留下吧！誠如《雅各書》四章14-15節告訴我們的：「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？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。你們只當說：主若願意，我們就可以活著，也可以做這事，或做那事。」主耶穌真的憐憫我、愛我，留下了我的生命再繼續為主所用，為教會及弟兄姊妹作服事的工作。

當我回到普通病房的時候，余馨庭姊姊帶了音響及CD片來看我，有一首詩歌可以代表我對神的心情，這首詩歌是這樣唱的：「有位愛我的天父，祂永遠不放棄我，祂愛的同在使我完全，我深知祂顧念著我，我知祂顧念著我。在許多危難時刻，在流淚的過程，祢永不離開或丟棄我，我深知祢顧念著我，我知祢顧念著我。吸引我貼近祢心，擁抱在祢懷裡，我愛祢我的天父，祢是我的一切。」主耶穌真的很愛我，所以我會更加珍惜主耶穌所賜給我的這一切，也會盡我的能力來報答主耶穌的愛。

試煉開始

2010年5月19日（星期三），我跟學校同仁共五位，用一天的時間將多年且之前花了好幾個星期才完成的樹屋拆掉，到下午三點多拆完之後，我完全虛脫了，幾乎沒什麼體力，流著汗坐在椅子上吹著電風扇；也許這時已經開始著涼，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。當天晚上照樣參加詩班，就在練詩當中收到大姊的簡訊，告知媽媽因肺炎引起白血球過高，必須送至台北就醫，請代禱。看到這消息心情有點低落，練完詩就以手機聯繫，詢問狀況如何？

大姊說，原本是在台東馬偕醫院就診，知道是肺炎及白血球過高，大哥就考慮送往花蓮慈濟醫院，但想到我跟內人慧櫻都在上班，照顧上比較不方便，想到基隆有許多兄弟姊妹可以輪流照顧，因事態緊急，便決定坐飛機送到台北（原本飛機是晚間六點起飛，結果延誤到八點多才起飛），並且已經想好，到台北後，直接帶到基隆海軍醫院，結果媽媽下飛機的時候已無法站立，是坐在輪椅上，讓他們嚇一跳，只好送到最近的三軍總醫院急診。感謝主一切都順利，就送到普通病房療養，並做一系列的檢查。

星期四、星期五我照常上班以及聚會，但身在花蓮的我，心裡很掛念母親。在星期五的時候，接到小妹的電話，她說這幾天基隆的兄弟姊妹都已經輪流照顧了，問我可不可以利用假日、不影響上班的時間，到台北來照顧？我二話不說就答應，並訂票買到星期六早班的火車票。當時我的身體狀況已經

稍有咳嗽，但我想應該沒什麼問題，並不是很在意。

5月22日（星期六），早上六點左右就叫內人送我到車站，內人還提醒我要帶外套，可以在醫院及車上穿著，當時我很「鐵齒」，想說天氣這麼好，就堅持只帶小背心。一上火車就後悔了，因為車上冷氣有點冷。九點多終於到達台北松山，坐上計程車直奔三軍總醫院，看到母親很安好，滿心的感謝神的憐憫。

在場有父親及大姊、大姊夫等我交班，就這樣有說有笑閒聊了一個上午，中午父親他們回基隆正濱教會聚會，醫院裡剩下我跟母親。在休息及閒聊中，有時聽到母親咳嗽的聲音，並且就在那個下午我全身發抖，覺得是不是醫院冷氣太強，就跟母親提議，我用輪椅推她到外面走走，母親很爽朗地答應。就這樣過了一個下午，我也感到舒服許多。

大約晚上九點，大表姊一家人來探訪，帶著荔枝及榴槤。我對榴槤本來就不感興趣，母親當時也不能吃。強烈的味道使醫護人員進來的時候，皆問我們是不是吃榴槤，我都急著回答說是探病的人帶來的。於是我開始找塑膠袋，用塑膠袋一層又一層地包著榴槤，味道還是揮之不去，就這樣跟不喜歡的味道對抗，整個晚上沒怎麼睡。

5月23日上午都沒事，到下午的時候發冷的感覺又來了，原本打算跟昨天一樣到外面走走，偏偏下著細雨，只好坐在椅子

上等大姊來交班。下午五點多大姊他們終於到了，大姊夫就用車子載我到松山車站。因原訂的回程車票是沒座位的，便改到六點三十五分有座位的班次。

一上車身體感到更冷，便將背心脫下蓋著頭，身體縮成一團，卻也沒有改善，就這樣抵達花蓮。內人到火車站後站接我，除了問安以外，我第一句話便是說好冷，火車上的冷氣太強了。回到家先是洗了個澡，之後喝下大量的溫開水倒頭就睡，晚上十一點多，我全身冒汗，衣服、棉被都濕了，就換件衣服再繼續睡到早上。

5月24日，白天照常上班，晚上照常參加聚會。

5月25日，白天照常上班，下班後身體有些不舒服，偶爾咳嗽，原本家庭聚會查經分享是我主領，因身體不適，就請張榮光弟兄代勞，我在家裡休息。

5月26日，當天沒課就跟學校請假，上午去醫院看耳鼻喉科門診，醫生以一般感冒症狀給藥，一整天覺得還可以，晚上還參加詩班的練唱。

5月27日，白天照常上班，晚上照常參加聚會，聚完會回到家裡，內人覺得我的臉色看起來很黑，我說因為上課地點都在操場，應該是被曬黑的，可是她覺得不是曬黑，還找小女討論，但我不太理會這問題。

5月28日（星期五）白天上班時身體就覺得很不舒服，且呼吸急促有點喘。回到家裡先洗澡用餐，接著倒頭就睡，約七點二十

分起來穿衣服前往教會，但這時候已經喘得更厲害，心跳跳得很快，好像剛跑完100公尺，只好調轉摩托車方向，改往慈濟醫院的急診室。

我向醫護人員說我的呼吸好喘、心跳好快，醫生馬上讓我坐輪椅，請志工推我去照X光。照完之後的等待期間，我撥電話給內人說明我的狀況，不久內人就到了。之後，急診室的醫生叫我躺在床上，檢查出血液氧氣不足，就馬上給鼻管吸氧氣，這時身體慢慢有好轉。我煩惱起明天星期六要領會，短時間內要找誰來替代呢？只好求助謝漢卿傳道，並告知我在急診室，將近十點謝傳道進到急診室看我，並告知領會人員已安排由胡恩義執事來幫忙，我就繼續在留觀室靜養。

5月29日早上十點多再照一次X光，肺部有一大片陰影，醫師說必須住院，但一直到中午才等到病房。在這同時，內人聯絡在北部的哥哥姊姊，告知情形也請求代禱，當他們知道後，便改變了原本下午聚完會要到三軍總醫院看媽媽的計畫，但沒有跟母親明說，只說另外有行程。

5月30日凌晨一點多他們到來，大哥就接續內人照顧我，大姊及大姊夫就在家裡休息。那天上午，許多花蓮教會的弟兄姊妹也來醫院探望、關心我，我好感動，禱告之後想要休息，卻覺得氧氣不夠，已經開到最大也還嫌不足，就這樣一直更換呼吸器材，到最後就用全罩式呼吸器，勉強好了些。這時醫生們已經討論是否將我送到加護病房，便詢問內人的意見，內人就來對我說，要到加護病房接受更好的治療及照顧，我沒有思考

就點頭說可以，因為相信神會施恩帶領，也會賜智慧、能力給醫生。

準備到加護病房的運送過程中，因為碰撞，將氧氣管撞斷，血氧就開始像溜滑梯一樣，從90開始往下降，降到多少就不知道，只覺得幾乎快要窒息，這時我已經快沒什麼意識，進到加護病房只聽到快打麻藥、鎮靜劑、呼吸器、要插管，之後就昏迷完全沒有意識，不省人事了，做了怎樣的急救完全不知道。

× × × ×

因為在加護病房的治療過程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接下來就由內人慧櫻來作見證。

危難與憐憫

外子於5月28日晚上在急診室照X光，當時肺部還是清晰的。

5月29日早上十點多再照X光，這時肺部已一大片陰影，醫師說這隻病毒來勢洶洶，幾乎要攻陷整個肺，醫師原本打算留觀一晚，若沒甚麼大礙，就要讓我們出院，這下子不可能了。之後，一直等到中午才有病房。

5月30日住普通病房第二天，也是準備進加護病房的第一天。上午九點多醫師來病房，解釋病情為「非典型間質性肺炎」，情況很危急，一時也無法查出任何病因，必須先用藥、給氧氣治療再說。從氧氣鼻管開始，然後換氧氣面罩，若不足會請呼吸治療師再換呼吸氣，再不行就要到加護病房插管了，醫師說也不希望到這種地步。上午十點多，病情惡化，氧氣罩已經不夠，換了極不

願意的正壓呼吸器，再經過呼吸治療師約四個多小時的評估，發現還是不行。

到下午兩點多，住院總醫師就叫我到病房外頭，向我解說先生的病情非常危急，必須立即送到加護病房「插管」，因考慮我還年輕，所以院方一定會全力搶救，假若「插管」不行，還會用上「葉克膜」來挽救生命（葉克膜是將血液引到身體外再送回體內）。醫院同時開了一張紅單子「病危通知單」，以及「加護病房的同意書」，我當下幾乎要崩潰，病情怎麼會突然這樣，一時間完全無法接受。但還是毅然決然接受醫師的建議，求主幫助。

強忍著不捨，心中一直默念著哈利路亞。我堅強地站起來，向先生說明要到醫療設備更齊全的加護病房治療，我們同心把一切交託給主。先生也很順服、有信心的點點頭，我好不捨、好不捨，用著顫抖的手收拾東西。記得那時正巧鈴鈺姊妹來探訪，當時先生還很天真地說記得要帶手機和充電器（我心裡在想：到加護病房你可以打手機嗎？）。這時候，我打電話給基隆的大姊、還有花蓮的媽媽以及謝漢卿傳道，請他們幫忙代禱。

在轉送先生到加護病房的時候，還發生極大的烏龍事件，不曉得是氧氣管脫落了，還是氧氣筒沒有氧氣，我眼睜睜地看著血氧濃度從90、89、88、87、86……一路下滑到底，我當時毫無氣質地破口大罵：你們是怎麼準備的。感謝主！剛好已到達加護病房了。我一個人就在加護病房門外蹲著，想到先生在裡面插管，就難受得快窒息。我好無

助、好無助。後來爸媽、弟兄姊妹都來了，就在走廊上禱告。他們也帶來訊息，在一個多小時前，教會許多弟兄姊妹在會堂迫切地幫助代禱，心裡好感動跟感謝，我也陸陸續續接到許多傳道及弟兄姊妹關心的電話，就這樣電話接個不停，要我堅強信靠神。

現在回顧起來，當時先生的病情已這麼嚴重，肺幾乎沒有功能了，幸好神開啟醫師的智慧，及早進入加護病房，若再拖延一些時間，病情可能就不樂觀了。感謝主！讓我看到「神的愛」。

當天晚上，我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心，大家自告奮勇地排班，守護在加護病房外，從晚上六點一直到隔天早上六點。因為弟兄姊妹這樣的愛心，以及勉勵我要信靠神的鼓勵，讓我更加地堅定靠主，也一直禱告求主憐憫、赦免。

在第一次獲准進入加護病房時，看到病床上的外子，因打鎮靜劑而昏睡不省人事，嘴裡含著難看的插管及呼吸器，又有鼻管、尿管、靜脈管……一大堆的管線，我看了於心不忍，只能摸著他祈求神的幫助。那晚，我心裡好害怕，夜晚幾乎沒有闔眼，深怕有病危通知的消息，然而一直到清晨都沒有電話，感謝神，先生應該是安然的。

5月31日加護病房第二天。醫生說病情仍查不出來，只能用亂槍打鳥的方式治療，看先生對哪一種藥有反應有效果，所以，這2-3天是關鍵期，不是好就是壞。我聽了心裡好絕望。當時想，先生病得這麼嚴重，若能好起來真的是「神蹟」。我所任職衛生局

的長官們當時也很關心先生的病情，他們從醫師那得知的訊息是「很不樂觀」，先生的情況比八、九十歲的老人和小孩還要糟。先生學校的校長及同事也都來關心，甚至校長還動用他的人脈關說，要求醫師務必全力搶救。

6月1日加護病房第三天。醫師說先生的上肺葉治療已經有進步，我聽了高興得無法言喻，一掃所有的陰霾。下午病情又比早上更好。醫師說前幾天就像是飛機下墜，現在飛機要起飛了。感謝主！神垂聽我們的禱告，我看到「神蹟」了。

6月2日加護病房第四天，情況比昨天更好。這天是第二次參加教會的早禱會（以往並沒有禱告團契），看到不一樣的花蓮教會，十幾位弟兄姊妹迫切地禱告，我內心好感動。在禱告中，我向神呼喊：神啊！祢給我的十字架好重！好重！我快扛不起來了，主啊，快幫助我！幫助我！祢是全能、萬能的神，赦免我們的過犯。禱告結束後我感受到一股熱流，好像主耶穌親自安慰我一樣，讓我不再害怕，對神的醫治更有信心。

6月3日加護病房第五天。早上如期拔管，去看先生的時候，先生的第一句話很吃力且不清楚的說：「我要大便。」當時還以為先生神經錯亂，過幾分鐘再向護士求證，確實是大便沒錯。內心大大感謝主的恩典，先生的腸胃系統恢復了，我超高興的。下午六點會面的時候，先生清醒程度約6-7成，他第一句話即說：「我好擔心學生下星期一要考試的事情」，並用手寫著要聯絡某某教官。當時我心裡想，你都病成這樣了，還在

想工作。醫師說今晚若穩定的話，明天就可以回普通病房。這時我心情更加輕鬆了。

6月4日加護病房第六天。早上應該是要回普通病房，卻看到醫師嚴肅的表情向我說明，先生兩邊肺葉有積水問題，可能情形有二，一是「再度的感染」，二是「前面積水沒有完全脫水」，我再度陷入萬丈深淵。醫護人員將先生緊急地從加護病房推到放射室，做電腦斷層攝影，回來以後再抽兩邊的肋膜積水。我的希望一下子落空，頓時全身手腳冰冷，好像要發燒一樣，我再次地呼求：主啊，是我高興得太早嗎？還是祢的管教？求主赦免。我再次沉痛地跪下求告神，重新調整自己，承認主是無所不能、掌管萬有、至高無上的神，就這樣不斷地禱告。到了夜晚，我又失眠了。

6月5日加護病房第七天。我拖著沉重的步伐再度步入加護病房，看到辛苦的爸爸、媽媽這幾天一直陪著我，年老的身影讓我不忍心。十點時，醫師對我說：「可以出加護病房了，因為『妳先生一直吵著要出加護病房』，我們試看看吧！」我想想也對，昨晚先生應該很折騰，因為他是加護病房裡面最清醒的病人。我踩著輕快的步伐，進入加護病房告訴先生這個好消息，並念《詩篇》第二十三篇給先生聽，先生聽了流下感動的眼淚，這一路走來真是超級艱辛、超級難熬的。下午，我和媽媽、馨庭姊姊一起接先生回普通病房。

在加護病房每天有兩次的面會時間，上午十點半和下午六點。每到面會時間就擠滿了許多關心的弟兄姊妹，謝傳道每次也都帶

領著弟兄姊妹前來關心，並且他們待會兒還要到別處去關懷訪問，這是我從未觀察到的現象，花蓮教會不一樣了。病房內的慈濟志工或護士，都覺得我們教會的愛心真大。另外，教會的禱告團契也因此建立，從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，多麼令人欣慰啊！看到大家倚靠主、懇切禱告的心，滿心感謝主的帶領！

從6月5日起轉到普通病房，期間發生兩個插曲。一次是先生突然又寒顫，我因此擔心會不會再度復發，感謝主，沒有引起發燒。又一次是醫師告知他們在先生6月4日的痰中檢驗出一種腸病毒，必須要隔離，那晚我又開始睡不著，後來是虛驚一場，主治醫師解釋說，這是加護病房最常見的病毒，不用擔心，還有點責怪底下的醫師所下的處置，因為這不能作為很確定的診斷，只有血液或肺積水的情形才算；但這也顯示出，加護病房是高風險、不能久待的地方呀！

6月14日上午出院回家了。在出院療養的兩個星期中，有兩次要到醫院回診並照X光、抽血，在最後一次回診時，醫師說醫療團隊有把先生的病歷及檢驗報告從頭再研究，從住院開始所懷疑的各種流感、到檢驗是否得退伍軍人症……，但都已排除掉，實在是查不出是什麼病菌或病毒引起的，因此無法向我們說明是什麼原因導致這麼嚴重，只能說，好了就好了，也不用再回診了。

這一路走來，誠如《詩篇》第二十三篇所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……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……祢的杖，祢的竿，都安慰



我。」想到「主為何對我這麼好？我們再怎麼不好，祂卻還是愛我們」，這點點滴滴的恩典，真是感謝再感謝。也感謝所有弟兄姊妹的愛心，做在我、先生及家人的身上，我們真的愧不敢當，白白承受大家的愛心，願主賜福給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並讓我們一齊為教會的福音事工努力。

以上是先生在最危難時，蒙神憐憫的過程，願一切頌讚、榮耀都歸給救主耶穌基督，直到永遠，阿們。

× × × ×

看了內人從我進加護病房到出院這期間的見證記錄，深深感受到主的愛和憐憫，內心滿滿的感動——

感謝的話

經過病痛的歷練，讓我更加感謝主。在這段期間裡，內人所承受的壓力，遠遠高過我這個病人，因為在最痛苦的時段我竟然是昏迷的，完全不知道狀況，現今知道了她比我還堅強，感謝主，還好有內人陪伴著我。聖經這樣告訴我們：「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？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她丈夫心裡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；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

損。」（箴三十一10-12）。感謝神賜給我這麼賢慧能分擔我憂愁痛苦的妻子，慧櫻辛苦妳了！我愛妳。

住院這段期間，我聽到許多讓我感謝的事，包括全台灣知道我生病的傳道及弟兄姊妹們，我的姊姊、哥哥、妹妹還有花蓮的家人，以及花蓮教會許多的弟兄姊妹，有許多人流淚幫助禱告，謝謝你們，願神記念你們的愛心。讓我更欣慰的是花蓮教會的成長，從每位弟兄姊妹愛心的代禱，以及在行動上的協助，像是晚上排班輪流在加護病房門外守候……，大家這樣的行為表現，讓我聽了好感動，也讓我一直掉下感動的淚水。

從花蓮教會搬到新的會堂聚會後，原本早上沒有禱告團契，因為這次的事，在謝傳道的帶領之下，重新開啟教會的門，讓弟兄姊妹能到教會來禱告。謝傳道提醒我們說：這殿雖然榮美，惟缺少禱告的聲音，感謝神，現在重啟這禱告的殿，神一定會喜悅這殿和其中的民，為要在這殿跟合一的民身上得著榮耀。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讓花蓮教會的弟兄姊妹「同心合意」，有「主內一家，不分你我」的心志，希望我們往後都能這樣，持續下去，而不是特例。

在我住院及休養期間，相信還有許多弟兄姊妹想要來醫院探望我，但為了讓我有更多的時間休息，而忍住不來，就用禱告的手幫助我，讓我早日康復回到教會，這些我都可以感受到、體會到，謝謝大家。

從以上神的恩典，要述說神的慈愛是述說不完的，只能將這一小部分莫大的恩典見證出來，願神能夠悅納，願一切頌讚、榮耀歸給救主耶穌基督，直到永遠，阿們。 ✨